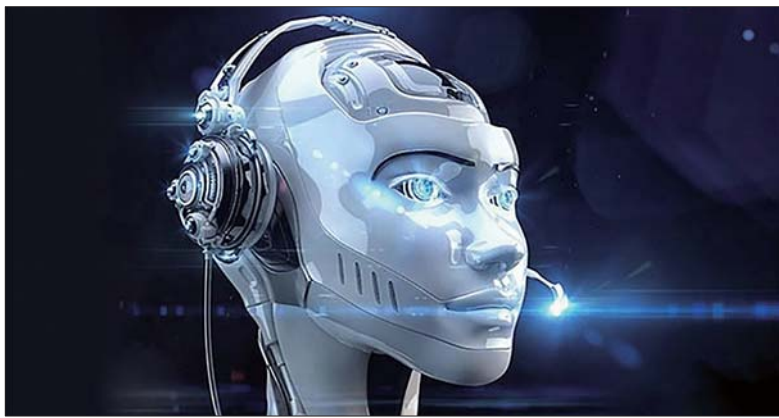


“走脑不走心”的AI真会思考了吗

本报记者 王昱

某一天,你接到某家企业的客服电话,电话那头的“客服小姐”语调亲切而活泼,反应灵敏而不死板。当你挂上电话时,你丝毫不怀疑对方就是个大活人,尽管事实上,她是个不折不扣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如果这一天实现了,你是否会认为AI已经有了与人类类似的思考能力?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科幻,而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谷歌语音助手Duplex帮用户完成预约示意图



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通过图灵测试

本月中旬,在硅谷的I/O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这款AI能够模仿真人语气、语速,以流畅的人机交互方式帮助用户完成美发沙龙和餐馆的预约操作。

在智能助理领域,谷歌助理Google Assistant原本就领先于亚马逊Alexa和苹果Siri等一众竞争对手。在Duplex智能语音技术推出之后,谷歌再一次将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

而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长、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宣布了Duplex(部分)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消息。该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通过了图灵测试,等于承认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与人类类似的思考能力。

所谓图灵测试,是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这一年,图灵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文中预言了创造出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的可能性。由于注意到“智能”这一概念难以确切定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将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类分别关进A、B两个房间内,又让外面的人与他们进行交流,如果计算机对外的回答能够“以假乱真”,让交流者已经分不出到底哪个房间是人工智能,哪个房间是人类。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台计算机已经具有了真正的智能,能像人一样思考。

图灵测试的意义在于,它将原本十分抽象,甚至可以归于哲学和伦理学的“智能”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可被测试的指标,所以一直有学者乐此不疲。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兼慈善家休·罗布纳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图灵测试年度比赛,将图灵的设计付诸实践。比赛分为金、银、铜三等。自此之后,世界各地不断有学会推出类似奖项。

2014年,一个名为“尤金·古斯特曼”的聊天程序横空出世,并成功让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男孩,成为有史以来首台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不过,由于该程序对于很多问题采用了模棱两可的回答方式,很多批评者认为该程序只是在“讨巧”,因此不承认它通过了测试。

而与“尤金·古斯特曼”相比,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给出的回答显然更为“实在”,更像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的反应。甚至当与其交流者语义含糊不明时,Duplex也能准确领会到对方的意思。所以约翰·轩尼诗才会表示:“至少在商务预约领域,Duplex算是通过了图灵测试。”虽然他也承认Duplex只是通过了某类特定任务的测试,但这个突破依然是跨时代的。

AI到底怎样才算“会思考”

不过,也有评论者压根儿不买约翰·轩尼诗的账,甚至不买图灵测试本身的账。在聊天上能以假乱真,就算AI会思考了吗?有人对这个以结果论英雄的测试颇为不满意。最著名的反诘,是有人引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希尔勒教授在1980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中文房间”。

所谓“中文房间”,是指设想将一个完全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关进一间密室,屋里有一本超级全面的“汉语应对手册”(不是词典),里面用英文写满了使用者在看到什么样的“符号(汉字)”时,应该写下什么样的对应符号(汉字)进行回应。现在,让一个懂中文的测验者用汉语写纸条递进屋内。屋里的人在看到纸条后通过查阅手册写出相应的回应递出。这样重复几个回合,测试者很可能错以为屋里有一个精通中文的人,但事实上,屋里的人只是在根据手册做机械性的回应,却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聊什么。

希尔勒认为,上述过程中,房外人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机器,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每当房外人给出一个输入,房中人便依照手册给出一个输出。而正如房中人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机器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近乎人类的智能”则无从谈起。而这样的机器却可以通过图灵测试,故而图灵测试无效。

不过,这个反驳很快也遭到了反驳,有人指责希尔勒犯了以部分代整体的错误:骨头不会飞,肌肉不会飞,就此却不能推出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鸟不会飞。同理,虽然该实验中的人和那本《应对手册》都不理解中文,但作为整体的“中文屋子”却能理解中文。硬件、软件与人工智能整体的关系也与之类似。

而这种反驳的反驳,很快又遭到了希尔勒支持者的反驳。他们进一步假设:如果那个人将手册完全记下,然后走出屋子,他照样可以用汉字和懂汉语的人笔谈,但却照样不懂汉语,而只是用手册中的既定答案对问题进行解答。

这场争论争来争去,我们发现其实争执的焦点最终落脚到了对什么是“智能”的争论上。图灵的支持者们将智能简单归结为“正确的回应”,而希尔勒的思想实验则指出,“智能”的关键在于对所谈事物的理解——当两个人类谈起美食时,他们会先联想到这种食物的色香味,然后再流着口水给出它好不好吃的评价。而当你跟人工智能谈美食时,它会跳过那个联想的环节,直接在程序库中查阅对其评价,并给出结果。

AI可能会忽悠你却“不走心”

那么,这样的“计算过程”真的能算得上是思考吗?我们不妨将这种计算过程称之为“走脑不走心”。

可别觉得上述讨论仅限于哲学思想的思考,它很快就将有现实意义了——尤其是当Duplex等技术走进我们的生活后。

在本届I/O开发者大会之后,美国著名技术批评家,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泽伊内普·图菲克希就对Duplex的演示给出了一个异常严厉的评价:“我无法想象在场的有人在看到如此恐怖的演示之后居然还能鼓掌,并且笑得出声!这种反应说明了硅谷已道德沦丧,失控,而且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图菲克希的这个评论是反应过度吗?并不,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一评价是希尔勒对人工智能观点的自然延伸。如前所述,该观点的支持者一直强调,人工智能虽然能与人类谈论某项事物,但却无法真正理解该事物。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样的人工智能给你打电话,进行的不是演示中那般的电话预约,而是电话诈骗,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骇人听闻的,眼下已经十分猖獗的电话和网络诈骗,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加持扩大成千上万倍,人工智能将以更亲切的语言、更高明的话术忽悠你“上套”。而由于人工智能压根不理解事物的本质,所以它们也不会遭受人类一般的内心道德谴责,也无法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担忧,在主题演讲之后,谷歌急忙表示,他们认为有义务通知每个与Duplex接触的个人,他们正在和一个软件通话。谷歌助手团队也正寻求产品保护机制,来避免诸如诈骗电话等滥用场景。

但是,即便我们通过严加管控规避了上述风险,在未来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终究无可避免的。由于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回应比人类更耐心、更精准,终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被这种拟人化的人工智能所充斥。不仅各行业的服务员会被人工智能承包,你甚至还会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情人或人工智能的养父母。那么问题来了,当他们对你体贴入微,并一再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向你表达爱意时,你是否能同时接受这个AI其实并不理解人类的感情?当人类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时,是否会感到无力而绝望?

毫无疑问,技术的发展,正让AI越来越像人类。但“走脑不走心”,这恐怕将是一个长期难以克服的问题。

恰当的愤怒能让人更快乐

谈论愤怒和仇恨仿佛跟积极心理学背道而驰,后者常常鼓吹微笑、友善、乐观和享受当下的神奇效力。但研究显示,适当地表达愤怒会让人更快乐。

发表在心理学期刊《情绪》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塔米尔找来175名大学生被试参加角色扮演,其中情境或者是对抗性的,比如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合作性的,比如政客游说通过某项法案。

在进入角色扮演之前,被试可以选择听一些特定的音乐剪辑激发出某种情绪,比如愤怒的、欢乐的和无情情绪的。研究人员发现,选择在对抗情境之前倾听提升怒气值音乐的被试,在问卷调查中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最高。他们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学习成绩比较理想,自我感觉受到的社会支持也最多,而那些在此时选择欢快轻音乐的人,则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优势。

塔米尔表示,即便是负面情绪,只要是当下真实的,你想要表达的感受,那么释放出来会让你好过一点。她在2017年参与的另一项涵盖了来自五大洲八国的跨文化新研究也显示,尽管总体来看大家都想过得愉快,但只有当人们经历的情绪符合内心需要,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才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新研究还发现,抵触“正能量”的人也不在少数:11%的被试想要少一些诸如爱 and 同理心之类的积极情绪,10%的被试更是想要多一点的负面情绪,比如仇恨和愤怒。

剑桥大学幸福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瓦认为,这颠覆了心理学界对快乐的衡量方法。在传统上,快乐是通过正负面情绪的比例来定义的。但她也补充说,似乎只有愤怒和仇恨是可以跟快乐兼容的,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恐惧、内疚、悲伤和焦虑则不能。塔米尔也认为,她的研究并不适用于抑郁症患者,对于感知不到快乐的人而言,发泄愤怒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负面情绪对人的影响究竟有几何,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2016年发表在《情绪》期刊上的另一篇论文指出,个体对负面情感的评价越高,他们的坏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小;反之如果认为“负能量”是万恶之源,唯恐避之不及,那么坏情绪对身心健康的破坏力就越大。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正确的时机追求快乐,而不必强求每时每刻的愉悦。快乐并不意味着一味逃避痛苦、追求愉快的感受,而是允许自己根据情境表达合适的情感,不在意它是否一时令人愉悦。

(据《南都周刊》)

说话“打磕巴”或许怪“名词”

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们说话时的短暂停顿或“呃”“啊”等发音主要出现在名词之前。这一研究为人类大脑如何处理语言提供了新证据。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数千段各国语言的日常聊天记录,其中不仅有英语和荷兰语,还包括亚马逊丛林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和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等多地的语言。

研究人员考察了名词(如“朋友”)和动词(如“来”)前的语速放缓效果。他们计算说话者每秒钟的平均发音速度,并记录说话者的短暂停顿。结果发现,在各种语言中,人们在名词前的减速都比动词多。

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名词表达在大脑中更难规划,因为名词通常用来指代新的信息。

(据《北京日报》)